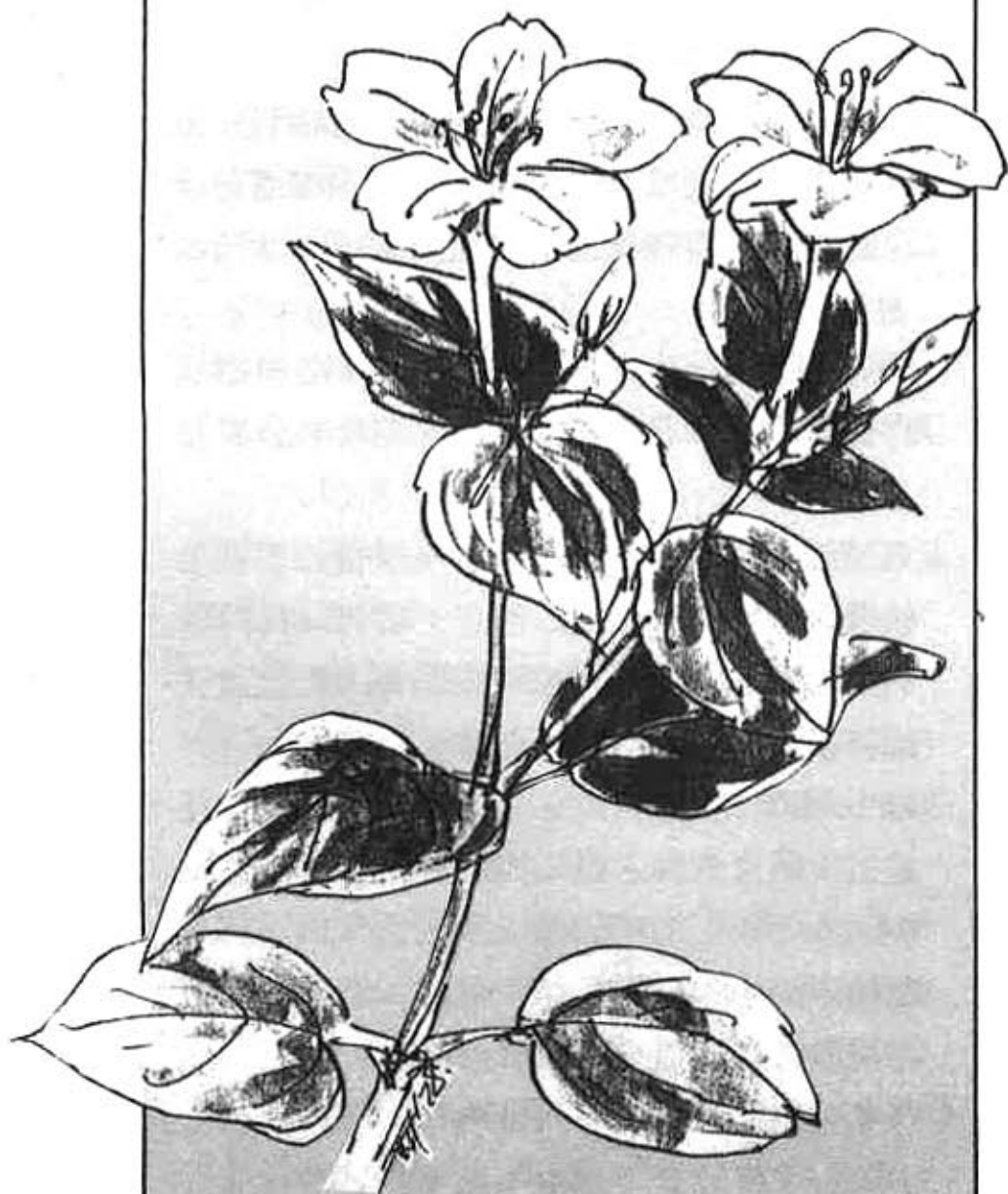


心田裡的 茉莉花

■ 李春霞 文
■ 陳利國 圖



客座教授・茉莉花

茉莉花，我喜歡。茉莉花這首歌，我們
。在菲律賓兩個月的生活，茉莉花卻給我一
飛揚的喜悅，也給我一份深沉的悲哀。

兩年前的清明節，不僅天上人間兩紛紛
路上行人更是欲斷魂，我和幾位工作上的伙
，被僑委員會聘請為菲律賓華文研習會的「
座教授」，在斜風細雨中，在親朋好友的福
聲中，搭乘菲航班機前往菲律賓去。這是我
一次出國，每個毛孔都塞滿了興奮，當這興
奮正要隨著飛機騰上藍天時，吞下的暈機藥
作了，只覺得天地混沌一片，我竟變成了蟹
，正在開天闢地，墾荒得非常辛苦，天地和
，已經到達馬尼拉機場了。

當我們步出機場時，太陽正以三十八度
「熱情」擁抱著我們，使我們一時消受不了
忙著脫下笨重的外套，我覺得我好像走進了
言故事中，成了「北風」和「太陽」戲弄的
那個人」，實在太有趣了。

菲華暑期教師進修活動，是由菲華聯誼
會主辦的，幾位理事及學員代表到機場迎接
們，在我們每個人的脖子上套了一個花圈。
！這個花圈是用千百朵的茉莉花編串而成，
案別緻，宛若一條精雕玉琢的水晶項鍊，美
美麗又富有濃郁的人情味。

坐在敞篷的旅行車裡，四處的風光一覽
餘。車子在寬敞的馬路奔馳，車外是一棵
棕櫚樹及一大片海，海上有三三兩兩的船
行著。

車在行駛，而車外的風景彷彿是一幅
的布景，快速的更換著，但棕櫚樹依然挺
而海水也依然波平浪靜。我看著同伴們頸
胸前的花圈，心卻搖盪著……，那些僑教
師為了吹迎我們，特地去採擷芬芳美麗的
花，用他們靈巧的心思及眷戀祖國的情懷
串成這一個個熱情洋溢的花圈。如果說每
茉莉花就是一份愛、一份熱情，那麼此期
在我身上的愛和熱情，把我整個人都淹沒了。

天涯同是中國人

王彬街上一家有點古老的飯店，是我們六個人暫時的「窩巢」。街上的居民大部分是華裔，所以有「中國城」之稱，熟悉的臉孔，共通的語言，再加上那一天到晚噹噹——噹噹的騎聲響，使我對這裡毫無「人生地疏」的感覺。

我的搭檔是陳書蓉，雖然是「老少配」，但我倆的默契很好，我們共同負責國小教師組的研習活動。菲華這種研習活動是採自由方式報名，參加的老師可非常踴躍，無論是幼稚園、國小組或國中組，幾乎都「座無虛席」。

這些老師犧牲了一個暑假，不能出外旅遊，不能待在家裡吹冷氣、喝椰子汁。每天頂著大太陽來上課，有的老師遠從外島乘坐飛機來，自己花錢和住，為的是想接受祖國文化的薰陶，他們這種「身在異國，心繫祖國文化」的學習精神，令我們感動萬分。尤其是當他們稱呼我們為「李教授」或「陳教授」時，我們內心除了擔當不起之外，更覺得責任重大，恨不得傾囊相授，恨不得春蠶盡吐絲，所以我們把每一個日子認真授課，寫補充教材，批改他們設計的教學單元，輔助他們實際的教學演示，更準備每週六的專題演講，期盼自己有限的力量，能為僑胞的華文教育添加一點光和熱。

在兩節課之間，我安排了一段「熱身運動」，利用一些兒歌、童謠、愛國歌曲來帶動唱，以提高他們學習的興趣，這些歌曲有茉莉花、高山青、中華民國頌、虹彩妹妹、我愛大中華……。每次茉莉花的歌聲一響起，我會特別的賣力教學，面對一百多位熱情樸實的僑校老師，我要把一朵朵美麗又芬芳的茉莉花送給他們，讓茉莉花開在我和他們的心田裡。

有一位男老師從大陸到菲律賓來安居，他也參加了這次的研習活動，他上課很認真，總是很用心的抄著筆記，上了兩星期的課之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我們，大意是說：他參加這次的研習，原來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不

敢有什麼「開花結果」的奢望，沒想到課程的內容是如此的生動有趣，並且對他的教學有莫大的啟發作用，所以他忍不住寫了這封信感謝我們。同時有個問題想請我們幫忙，他在大陸寫慣了「簡體字」，到菲律賓來已多年了，卻改不過這個習慣，希望我們能想個辦法，解決他這個煩憂。

我們的確費了一番心思，才看懂他信上那些「支離破碎」的簡體字。有了這樣的迴響，真教我們感到欣慰，我們送了他一本標準字體的書，願他參考學習，早日寫出既優美又完整的中國字。第二天他來上課時，帶來了兩朵用茉莉花編織的胸花，有些羞澀地說：

「教授，這是我老婆做的，不曉得你們喜歡嗎？」

編織得真漂亮，潔白的茉莉花展露優雅的姿態，末稍配上乳黃色的彩帶。我把胸花別在自己的胸前，一股芳香立刻撲鼻，花瓣上還晃動著細細的水珠，看起來好美好新鮮，啊！我眼眶裡的淚水，也微微晃動著……。

參觀僑校

下午沒課的時候，我們常到各僑校去參觀。

四月、五月適逢僑校放暑假，沒看到學生上課的情形，但大體上可以了解僑校的型態，大多是幼稚園、小學、中學「共聚一堂」，以便學生連貫學習，免除「跋涉奔波」之苦，顯出了僑校的特色。英文和華文是必修的課程，老師們教學華文的情形跟國內的教學法，並沒有多大的差異，小學五年級起增加「閱讀」教學，每週學生必需熟讀兩篇文章，功課盡量在課堂內完成，有的僑校也推行不帶書包回家。

所參觀的僑校、校長、老師都非常歡迎我們，送我們茉莉花圈，帶我們到處參觀並詳細解說，使我們了解到他們對祖國文化的維護及宣傳，是盡了極大的心力。

一個星期六，輪到陳書蓉專題演講，她的講題是：「怎樣跟您的孩子談話？」除了僑校老

師參加之外，許多民衆也都「慕名」而來，把禮堂擠得滿滿的，眼看「票房」不錯，陳書蓉滿面春風，她穿著中國婦女傳統式的旗袍，雍容華貴的站在台上，使出了渾身解數，妙語如珠，贏得了台下好熱烈好持久的掌聲。

演講後，我們吃了午餐，即搭機飛往伊朗，那是一座美麗且富庶的小島，島上有三所僑校，「中山中學」的董事會會長來機場接我們，一臉的熱忱，同樣以代表愛與歡迎的茉莉花圈，套在我們的脖子上。

島上風光明媚，可稱世外桃源。如果不是坐在車子裡，我會揮臂歡呼，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奔跑、跳躍呢！

「中山中學」的郭校長已經八十七歲了，最近要退休了，他陪著我們爬上五樓的禮堂，他嘴裡的牙齒只剩下稀疏幾顆，但從他嘴裡迸出來的話卻鏗然有力，他說他沒有成家，專心從事教育工作，全心全力為僑校服務，已達四十多年了。我們爬爬停停，以抑住那份喘息，而他腳不停步，嘴不歇息，充沛的精力，令我們汗顏。他又告訴我們，他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即到海邊散步一個鐘頭，六點半到校工作，數十年來如一日，難怪他領導的「伊朗中山」屹立不搖，堅守自由民主的陣線。他雖然要退休了，但他的辦學精神，就像掛在我們頸間的茉莉花一樣，留給我們潔白和芬芳。

參觀新建的校舍之後，我們分別和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老師舉行座談會，互相研究一些教學上的問題之後，他們非常嚮往祖國，要我們多談談國內的學制及教師進修的情形。

中午，我們被招待到海邊去享受最原始的午餐，海邊有一座座架高的大小茅屋，我們鑽進一座茅屋，圍在一塊長型的木桌旁，用手抓飯、抓蝦、抓螃蟹吃，渴了捧著整顆的椰子喝，大夥兒的年齡在突然間降低了，兒時的情趣油然而生，有人敲著碗盤，有人擊打著椰子伴奏，竟唱起「茉莉花」這首歌，一遍又一遍的，唱得茉莉花開遍了茅屋，芳香瀰漫在每一個

人的心頭，啊！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英雄的母親

五月六日是菲律賓的英雄節，我們不是英雄，卻是未來英雄的「母親」，所以也沾光放了一天假。商聯總會的楊小姐帶我們去大雅台看活火山。車子離開市區後，一直往山上爬，空氣越來越新鮮，呼吸起來好甜美，風兒也驅離那股燥熱，吹拂在身上清涼極了。

路旁的田野空曠遼闊，除了椰子樹、香蕉樹散落分佈之外，大都任其荒蕪，長滿了野草，偶而看見一、兩隻牛，在那裡閒逛，會令我聯想到——「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塞外風光。

來到一處山區，路旁排列一座座的竹棚，棚裡棚外掛滿一串串的香蕉，排滿了一個個的鳳梨、芒果、駱梨、西瓜，還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水果，紅橙黃綠、鮮艷欲滴，非常吸引人，我們忍不住跳下車來欣賞，並且購買整籃的香蕉，整籃的芒果。

竹棚背後是廣闊的平疇，青山疊翠，真是人間仙境。可惜我的讚美聲很快被粉碎了，那一堆堆肥碩的蒼蠅在棚裡棚外盤繞嬉戲，而那一群群的小孩，不管是男是女，都光著晒得黑炭般的上身，在他們細小的手臂上掛了圓圈較簡單的茉莉花圈，向遊客追逐兜售，使我感受到這是有苦有難的人間，不是無憂無慮的仙境。我們買了好多串茉莉花圈，他那些孩子閃動著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對我們友善地咧嘴一笑。

到了大雅台，我們站在一家富有歐洲風味飯店的平台上，往下一看，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小的一座活火山，它矗立在一個大湖的中央，就像一隻碗覆蓋在桌面上那樣的自然，那樣的靜寂。它去年曾「爆發」過，我真想像不出，它置身在這麼美好的環境裡，還想發什麼脾氣？

在回飯店的途中，我第一次感受到茉莉花有了悲傷，一份令人揮不掉的悲傷，縈繞在我的心胸。

棕櫚·落日

有一個黃昏，我們到馬尼拉灣去看落日，一字排開的坐在堤岸上。陳書蓉早已擺好姿勢，調整好相機的焦距，準備捕捉落日的艷麗，化瞬間為永恒。

我背對著馬尼拉灣，看見夕陽正在馬尼拉公園內漫步，一副悠閒的樣子。公園很大，沒看到什麼奇花異草，卻看到高大的棕櫚樹下，幾戶人家，那些「家」真是一家徒四壁，只鋪著一張草蓆，有的躺著小孩，有的躺著老人，樹下擺著最原始的鍋灶，下面燒著柴火，上面擱置一個被燻得好黑好黑的鍋子，不知道在煮些什麼？

我注意看一戶人家，女主人很年輕，長而直的頭髮在腦後紮成一束，她懷裡抱著一個剛出生沒多久的嬰兒，旁邊蹲了兩個孩子，一個忙著煽火，一個不時掀開鍋蓋，擺出一副「小大人」的姿態。

棕櫚樹下炊煙裊裊，應該構成一副美麗而溫暖的畫面，可是我卻覺得心酸，萬一下了雨，颳了風，他們的「家」要搬往何處去？突然有人喊著：「太陽快沉下去了。」我回頭一看，那一輪又大又圓的紅日，正快速地沉入海裡，大地一下子黯淡下來了。

突然有幾隻小手伸向我們，手上串著好多茉莉花圈，我打開皮包找菲幣，當時一塊菲幣相當於台幣兩塊錢，即可買一串圖案簡單的茉莉花圈。小手愈伸愈多，我們六個人急著購買，沒多久，我們的手臂套上了數不清的茉莉花圈，當我們走出馬尼拉公園時，有些人家已經開始吃晚餐了，他們坐在草蓆上，一手端著盤子，一手抓著飯吃。

也許是天色暗了，我沒看到茉莉花的潔白，也沒聞到茉莉花的芳香，而屬於茉莉花的那份悲哀，又悄然地爬上我的心頭。

菲國副總統的款待

在菲律賓住了兩個月，我們常參加一些僑胞的活動及宴會。其中有一次宴會是為了歡迎

菲律賓副總統劉禮先生，最教人難忘。歡迎宴的主人是菲華商總的理事長，其目的是呼促菲華人士全力支持政府的經濟復原方案。我們六位「教授」被安排在貴賓席上，與會的男士一律穿著白色鳳梨絲的襯衫，白色的長褲，彷彿個個都成了「白馬王子」，我們六位當中唯一的男士小吳，他入境隨俗也穿起菲律賓傳統的宴會服裝，成了稍胖一點的「白馬王子」。

劉禮副總統到場時，也穿著白襯衫、白長褲，脖子上戴了一串用菲律賓國花——茉莉花，所編串的精美花圈，他穿越波波的燭光與人寒暄握手，在熱烈的掌聲中上台致詞，場面非常感人，他說：

「國家像一列火車，經過十四年漫長而又黑暗的隧道，如今雖已駛離了隧道，重見光明，但鐵軌已生鏽，已扭曲不堪了，正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將鐵軌恢復正常，以利火車通行……」。

掛在他胸前的茉莉花圈，隨著他說話的姿態而擺動，而熠熠生輝，我忍不住又想起掛在那一雙雙瘦小黝黑手臂上的茉莉花圈，我熱切地盼望他們趕快同心協力，把那扭曲不堪的鐵軌重新鋪設的，及早奔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要讓那些孩子冒著炎熱，穿梭在車陣中兜售著茉莉花圈，而讓茉莉花蒙上太多的塵埃！

× × ×

我住的房間，掛了數也數不清的茉莉花圈，有的乾枯了，即被服務生處理掉。兩個月過了，我們要回國了，登上飛機之前，我們的脖子上又被套上了好多茉莉花圈。要回去與來時的心境不大一樣，我對僑校的老師有了深厚的感情，我愛他們，關懷他們，更祝福他們。當他們紛紛上前擁抱著我們，希望我們明年再來時，我眼眶裡的淚水，像決堤的河水直瀉而下，洒落在胸前的茉莉花上。

啊！茉莉花，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它，因為它已經開放在我的心田中。 □

（作者：台北縣網溪國小主任）